

荒江女侠  
(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46.4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37.20 元

# 目 录

第四十五回	深林追草寇误中阴谋 黑夜登乌龙甘蹈虎穴	( 1 )
第四十六回	卖解女密室锄奸 钓鱼郎桑林惊艳	(21)
第四十七回	蜜意浓情爱人为戎首 解纷排难侠客作鲁连	(36)
第四十八回	低首作情俘幸脱虎狼口 侠心平剧盗巧成麟凤缘	(63)
第四十九回	神灯妖 旧事重提 赛会迎仙怪相毕现	(87)
第五十回	故意谈天书蛇神牛鬼 有心探秘室粉膩脂香	(102)
第五十一回	运奇谋大破玄女庙 访故友重来贾家庄	(120)
第五十二回	挑衅斗娇全村罹巨劫 逞能负气小侠作双探	(132)
第五十三回	蜈蚣棍群惊娇女 问罪书独难老人	(153)
第五十四回	竞雄犊啣三弹显奇能 卧底贼巢群英除巨害	(169)
第五十五回	买剑龙飞何来老道士 品茗虎跑忽遇怪头陀	(187)

荒 江 女 侠

## 第四十五回 深林追草寇误中阴谋 黑夜登乌龙甘蹈虎穴

这两条人影是谁，不问而知是玉琴和剑秋了。原来二人听了差役的传令，心中十分奇讶，知道这事并非偶然，另有什么蹊跷，所以端坐在柳树上不动，瞧着下面的观众，一个个走出去，经捕役们察验手指，暗想这不是相面，倒是相手了，有些好笑。忽见那个长身的少年，不肯给捕役们看手。却施展本领，逃上高墙，想要逃走，二人那肯袖手旁观，所以也跃上高墙，去拿捉那少年。那少年见有人追至，并不逃下，因为一则下面并无接足之处，二则挤满着许多人，有几个捕役，已高举着铁尺，在那里等候他逃下，所以他回身从墙上逃去。琴剑二人在后紧追，那人行走如飞，已转过了一道风火山墙，旁边便有一带民房，那少年飘身而下，跳至民房上，急急逃遁，琴剑二人也追至民旁。许多捕役见有人相助，大家在下面跟着追奔，高声呐喊，以壮声势，琴剑二人追过了十几家屋面，已赶到那少年的身后。少年知道逃走不脱，便回身相迎，拔出腰间短刀，对二人喝道：“你们是谁？敢来和我作对，先吃我一刀。”说罢飞起一刀，向玉琴头上砍下，下琴也拔出宝剑迎住。剑秋把惊蛰剑挥动，一同向那少年刺击。那少年不慌不忙，一柄短刀上下翻飞，和二人战了数十合，渐觉不敌，被二人的剑光围住，不能脱身，剑秋得个闲隙，让少年一刀劈进来，把剑向上一拦，乘势使

个飞鱼掠水式，一剑削去，只听那少年喊了一声啊呀，那一只握刀的右臂，竟被剑秋的宝剑砍了下来，几乎脱离两起，忍不住疼痛，身子一晃，从屋面上骨碌碌的滚下来，给捕役们擒住，琴剑二人也就放剑入鞘，很得意地笑了一笑，一齐轻轻跃下。大众都赶来围住瞧看，见那少年右臂早被剑秋砍落，鲜血淋漓，地上滴着不少血，那捕头把他的左手拉出来一看，见大拇指上多着一个小小的骀指，想不到天下竟有这种巧事，那人情虚图逃，又敢拒捕，一定和此案有关的。捕头又不知琴剑二人是何等样人，遂向二人感谢协助之力，且问姓名，要请他们同到衙中去坐坐，二人不欲多生麻烦，便说道：‘我们是路过这里的，一时有兴，前来看审奇案，见那人不服命令，上屋逃遁，所以相助你们将他捉住，现在你们可以带他到衙中去细细审问，也许他就是个杀人的真凶手，此案或可水落石出了。’说罢二人便分开众人，走向旅店去。那些捕役遂把那少年带去，街坊上看的人十分惊奇，大家又沸沸扬扬地讲起这事来。

琴剑二人回到店中，坐着休息，玉琴对剑秋说道：“那少年本领固然不错，但是他无故拒捕，已猜疑到他不是好人，现在发见了骀指，此人倒有十分之九是此案的凶手了。”剑秋道：“是的，那汤阴县今天所以在广场扬言审案，到后来称病不审，及令观众出去时，要验手指，这明明是他用的计策借此引诱凶手生了好奇之心，使他也来观看，自投罗网，果然那鱼儿上了钩。不过若没有我们在场时，恐怕那些捕役都是酒囊饭袋，毫不中用，仍旧要被他逃去的呢！”玉琴道：“凶手已获，那么那个姓彭的书生可以无罪了。听说这件事是十分万难的。幸亏汤阴县持重多虑，换了那个蔡师

霸，说不定那个姓彭的早已做了刀头之鬼了。”二人正说着话，店主等也已回转，店主听得二人的声音，忙走进来对二人连连作揖道：“二位真是英雄豪杰，在屋上行走如飞，今天若没有二位相助，恐怕那个凶手也捉不到的。佩服！佩服！不知二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二位甚是直爽，约略告诉了几句。店主在晚上特地端正了酒菜，宴请二人。店中伙计也纷纷传说出去，格外把二人说得光怪离奇了。

次日琴剑二人见天色仍有些不好，一刻儿晴，一刻儿雨，难得逢着这种天气，出门人殊觉不便，于是多留一日。这天下午汤阴县真的坐堂审讯了，店主等又要去看个究竟，问琴剑二人去不去？二人道：“我们不去了，少停等你回来听个消息罢。”傍晚时店主回来，果然跑到二人这边来报告，说那少年果是此案的凶手，而且是个江湖上的飞行大盗，以前万花街王姓的窃案也是他做的，一切直认不讳。他姓胜名万清，别号粉蝴蝶，一向在河北、河南做那勾当。此番到汤阴县来盗了王姓之物，见本地捕役毫无能力，所以胆子愈大，不肯就走，恰巧彭翁娶媳铺张扬厉，远近皆知，所以他生了觊觎之心，在那天也赶到彭家瞧热闹，见新娘姿色艳丽，动了淫心，而且又闻得新娘的妆奁甚富，因此他决计下手了。但是在当天耳目众多，通宵闹热，无隙可乘，次日黄昏，他就悄悄地伏在新房的屋面上等候，后来见宾客都散，新郎也闭门安睡，遂轻轻跃下，故意在门外唤了一声，诱新郎到陪弄中，把他用手勒毙，剥了他的衣服，换上自身，便跑到新房里，假充新郎，向瑞芝求欢，可怜瑞芝那里防到这一着，竟发生了天大的祸事。他乘瑞芝睡着的时候，便去开了箱子，把值钱的珍贵首饰，一古脑儿带了去，却不道因为

骈指的关系，害了无辜的彭基。他得意洋洋，以为有人替死，再也不愁破案，所以逗留着，没有他去。不料那捉到第二个生骈指的凶手消息传出后，使他生了好奇之心，一想自己是个生骈指的人，不信替死鬼竟有如此之多，真是一时觅也不着的，所以他也来看审，却没有想到这是汤阳县用的计策，好使凶手出来，他果然上当，被人捉住，也不想抵赖，于是老实认罪。此案的真相也就大白，彭基得以释放，胜万清便了死罪，下入监狱，人心大快。琴剑二人听了，也觉爽快，但很代那新娘可怜，一夜新妇竟闹出了如此奇案，新郎业已惨死，教她一个人凄凄凉凉的哀吟黄鹄，苦守柏舟，未亡人的岁月怎样过度呢！店主又说听人传言，那新娘自怨红颜命薄，将要带发修行了。二人听着，又叹了一口气。

到得次日，天色已好，二人急于赶路，遂付清了旅资，别了店主人，一齐上道，离了汤阳县，向卫辉府进发。跑了两天，远远见山峰高峙，地方甚是荒野，忽然后面尘土飞起，有二骑疾驰而来。二人疑心有盗，便勒住坐骑等待，顷刻之间，已到面前，瞧见两匹马上坐着两个蓝袍少年，腰间各佩着宝剑，满面风尘，收住坐马，向琴剑二人拱拱手道：“二位可是上卫辉府去的？”剑秋答道：“正是。”一个面圆的带笑答道：“好了，我们有了同伴了。”剑秋便道：“你们上那里去？”面圆的答道：“我们是弟兄二人，姓蒋，我名猛。”又指着那个少年说道：“他是我的兄弟名刚，我们是南阳人，有事北上，要经过卫辉府，听人传说前面有个乌龙山，山势险恶，山上有一伙强寇，甚是了得，时常拦劫行客，我们正恐万一遇见，抵敌不住，现在遇见了二位，有了同伴，胆气稍壮了。”便向琴剑二人叩问姓名，剑秋诡言姓许，是兄妹

二人，到天津去的。二少年对他们甚是恭敬，一路同行，谈些江湖上的事，倒也不觉寂寞。走到将近天暮时，前面有个小小村落，有一家小逆旅，早有店小二出来接客，蒋猛对剑秋说道：“我们不如便在这里歇宿一宵罢，再向前去就是乌龙山了，夜间更是走不得，出门人应该小心些为妙。”玉琴听了，暗暗好笑。大家遂跳下坐骑，交给店小二牵去。四人走进店来，柜台里坐着一个胖大的男子，戴着一顶皮帽，额上有个刀疤，相貌凶恶，正和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婆娘说笑话，那婆娘略有几分姿色，鬓边插着一枝野花，脸上涂着脂粉，一块红一块白的，身上穿件黑色外褂，手里拿一柄明晃晃的切菜刀，正站在柜台东边的大肉砧边切肉。那男子一见有客人到来，连忙立起招接，引他们到里边去，房间都空着，没有什么旅客。剑秋和玉琴拣定了靠左一个上房，蒋氏弟兄指定了对面的一个上房，各自坐定。店主招待很是殷勤，晚上四人同食，蒋刚却点了一盆大肉馒头，弟兄二人把那热腾腾的馒头一个一个吃下去，且请琴剑二人也吃。玉琴摇摇头说吃不下，剑秋取了一个，擘开来，看看里面的肉馅，又肥又多，心上有些疑惑，也就放下不吃，晚餐后，大家回房安寝，四下里早已寂寞无声，剑秋对玉琴说道：“我们可记得佟家店的事么，今晚不是我多疑，总觉有些不放心，我们可以一个睡上半夜，一个睡下半夜，轮流戒备着可好。”玉琴点点头笑道：“很好，但你未免太小心了。”剑秋道：“宁可小心些，你不看见方才店里的一对儿，实在令人可疑，况且那同行的蒋氏弟兄，也不知道他们俩究竟是何许人。”于是剑秋先让玉琴到炕上去睡，自己把灯吹熄了，静坐了一歇，又想起前次的梦景，未免暗自好笑，假使是真的

一回事，那么我将如何呢？他正在出神遐想，忽听上面屋瓦蹭地一声响，他知道那话儿来了，玉琴刚才一觉醒转，摩挲睡眼，正要开口，剑秋跳过去，把她的玉臂一推，指着屋上低低说道：“琴妹，你听！”玉琴凝神听时，只听又是蹭蹭的两响。剑秋道：“他们在屋上窥伺，我们不如开着后窗出去，抄他的背后，可好！”玉琴点点头。两人方欲举动，但是屋上屋瓦乱翻，大响而特响，接着发出呜呜的声音，两人不觉相视而笑，原来是两只猫在屋上追逐。玉琴便立起身来，打个呵欠笑道：“剑秋兄，你竟这样胆小，连猫的脚步声也听不出了。”剑秋无话可解，也笑了一笑，对玉琴说道：“时候还早，琴妹仍去睡吧。”玉琴道：“我不睡了，你去睡，若有人来时，好让我一个人杀个酣畅。”剑秋便去睡了。玉琴坐至四更过后，依然不见动静，知道他们自己太易生疑心了，也就拥衾而睡，果然一宵无事。

转瞬已是天明，琴剑二人一齐起来，剑秋很觉惭愧，对着玉琴连说对不起。玉琴道：“外面的事情本来也难以忖度的，也未可怪你。”开了房门，蒋氏弟兄便走过来和二人相见，大家用了早餐，蒋刚抢着会去了店饭钱，一起动身，那肥壮的男子送出店门，伺候他们上马，又向他们一揖到地，送他们动身。四人上路后，玉琴和剑秋心中都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们猜疑那店是个黑店，谁知都是好人，可见一个人胸中不能有成见的了。于是对着蒋氏弟兄引为良伴，并不生疑。他们向前走去，前面都是山路，看看那个对面的乌龙山，山峰渐渐相近，路上并没有饭店，跑过一处沿河的地方，有二三人家，临流而居，一个中年妇人立在一家门前，喊一个小儿进去吃午饭。四人遂向妇人开口，要向她

买一顿午饭充饥，妇人便说有事，请他们四人下了马走到屋里，在一只桌子上坐定。妇人便去煮饭，因为他们的饭不够供客一饱，那小孩子却先到厨下去吃了。四人坐了一刻，妇人已将饭和菜肴搬上来，带笑说道：“这里是荒野之地，并无佳肴，请客人将就用些吧！”剑秋说道：“很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竟有饭吃，也非常容易了。”玉琴瞧着桌上放着的两样菜，一样是萝卜烧小鱼，一样是辣椒豆腐，肚子饿了，不管好歹，盛了饭就吃。四人狼吞虎咽的吃个饱，剑秋取出三两银子，交给妇人。那妇人见了银子，眉花眼笑地谢了，接过去。

四人走出门来，跨上坐骑，又向前赶路。约莫走至红日衔山的时候，已到乌龙山下，前面山路曲折，树山众多，四人正向前跑着，忽然铮地一声响，有一物从他们头上飞过。玉琴便道：“这是响马的响箭，前面稳有强寇剪径了。”四人不问，仍旧望着跑去。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锣响，跳出七八个强盗来，为首的一个身躯高大，身穿黑色短靠，手握长枪，把枪对四人一指，喝道：“你们快快留下行囊和坐骑，才放你们过去，否则一刀一个土中埋，休得怪怨咱们。”蒋刚和蒋猛拔出宝剑，回头对琴剑二人说道：“待我们先去抵挡一阵，如若不胜，再请二位相助。”玉琴点头微笑。蒋氏弟兄遂使动宝剑，把马一拍冲上前去，和这七八个强盗交手，战了十多合，众强盗抵敌不住，为首的丢了长枪，望后便退，众盗跟着一齐逃向树林里去。蒋氏弟兄回头对琴剑二人说道：“这些草寇真不济事，我们何不就此杀上乌龙山，直捣巢穴，把那些狗盗扑灭，也可代地方上除害。”剑秋说声是，蒋氏兄弟各各催动坐骑，向树林里追将进去，剑秋也将龙驹

一拎，跟着追进林中。玉琴也拍动花驴，要和剑秋同追，不料那花驴忽然掉转身子，向后飞跑，玉琴出于不防，正想把缰绳收住，谁知那花驴今天竟不受羁勒，好如发狂一般，向原路飞奔回去。玉琴十分恼怒，把两足向花驴腹下乱踢，但是也不中用，两臂虽然用力紧收，一时却也收不住。这一趟子直跑过六七里，方才觉得那花驴的力气渐渐松懈，玉琴用力一收，花驴便停住不走了。玉琴骂道：“可恶的畜生，这样不是和我捣乱么？耽搁了我的事了。”心中牵挂着剑秋等三个人，遂又想把驴子掉转头来，追赶三人，可是那花驴死也不肯回身，任你鞭它踢它，它总是倔强着不肯回头。玉琴暗想这事有些奇怪了，此驴随我以来，十分通灵，以前在张家口曾救过我的性命，此番它忽然强着不肯和他们一起追赶敌人，把我驮了回来，莫不是那边有什么不测的祸患么？愈想愈觉可疑，遂把纤手在花驴头上轻轻拍了数下，说道：“如若前有灾凶，你有意不走，可对我叫一声。”玉琴说罢这话，那花驴果然狂叫一声。玉琴点点头道是了，那么剑秋兄一定要遇着危险，我不救他，谁去援助，即使前面有什么祸患，我也顾不得一切，愿与他同死同生，但是我也不可卤莽行事，必须要想个法儿救他出来，方是上策。一边想，一边跳下花驴，见那西边的夕阳已经坠向山后，寒风吹着衰草深林，凄凄切切，暮色苍茫，归鸦噪空。玉琴心中正在犹豫，忽见前面尘土扑起，隐隐有数骑追来，她便丢了花驴，蹿到林子中去伏着窥伺。那花驴失了主人，又向后边跑去，但是打圈子一般，转来转去，好似不肯远离的样子。

玉琴伏在一株大树背后，她在林里，可以瞧得到林外路上的人，外面却瞧不清楚林中的人了，转瞬之间，见有三四

匹坐骑跑至林前，一个人大声对同伴说道：“你们看前面的花驴为什么空有无人，那姓方的女子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玉琴听得出那人的声音，正是蒋猛，心中一呆，接着又听一个人说道：“我们已把男的捉住，那女的也断乎不能放她逃去。”又听蒋猛停住马说道：“我们安排的计划可算精密而周到，不知怎样的那女子十分精灵，偏偏不上我们的钩，如何好在母夜叉前面去交代呢？”又一个说道：“那花驴既在前面，料想那女子决然没有远走，说不定便匿在那个林中，我们不如进去搜他一搜。”又听蒋猛应声道是，接着听得众人下马声，脚步乱奔，跑入林中来。玉琴瞧得亲切，见为首的正是蒋猛，手横宝剑，一步一步地掩入，玉琴早已暗暗掣出真钢宝剑，等蒋猛走进的时候，突然从树后一跃而出，娇喝道：“贼子，你家姑娘等候多时了。”一剑向他头上劈去，蒋猛大吃一惊，仓卒抵御，那里是玉琴的对手，不消几个回合，蒋猛已死在真钢宝剑之下。其余的三个同伴，不识厉害，一齐举起刀枪，向玉琴夹攻，玉琴挥动宝剑，早搠倒了二个，剩下一个，要想回身逃去，早被玉琴追上去，飞起一足，把他踢倒在地，将他擒住，在他当胸一脚踏住，扬着真钢宝剑喝问道：“你们是不是乌龙山的强寇，那蒋刚、蒋猛人是不是你们的同党，为什么设计来欺骗我们，与我同二行的岳姓男子现在那里，你们可曾加害？快快实说。”那人说道：“我们都是乌龙山上的，那蒋刚、蒋猛预先改扮着客人，引诱你们前来，我们早在森子里设下了绊马索和陷坑，有意假败，好使蒋刚、蒋猛怂恿你们同追，坠入计中，不料只捉到那个姓岳的，被你脱逃而去，蒋刚遂先押解姓岳的到山上去，蒋猛便引着我们追来，想不到他却死在你的手里，现在

请你饶了我的性命吧！”玉琴又问道：“你们山上的盗魁姓甚名谁？为什么蒋氏弟兄要来诱我们中计？”那人又说道：“我们的头领姓穆名雄，别号金刀穆雄，卫辉一带地方那个不知，谁人不晓，他的浑家母夜叉胜氏，和他一起占据着这个山头，官兵也奈何他不得。只因母夜叉有个兄弟就是那个粉蝴蝶胜万清，被你们相助着官厅把他捉住的，他到汤阴去做买卖，干得一二庄案件，偏偏被你们擒住，手下人便逃回山上来报告，据着母夜叉的意思，便要前去劫牢，穆雄却以为劫牢难，劫法场容易，于是决定以后劫法场了。但是母夜叉探听得他的兄弟是被两个过路客人动手捉住的，否则决不致失利，所以她急欲复仇，遂由蒋氏弟兄献上这条计策，有意假装着客人，引你们到此入彀的。”玉琴听了，方才恍然大悟，都是自己好管闲事，结下这个冤家，且喜剑秋虽然被擒，尚未丧失性命，那乌龙山左右也不过和白牛山一样，究竟不是龙潭虎穴，我必须前去冒险救他出来，即使真是龙潭虎穴，我也顾不得了。

想定主意，便把宝剑一挥，那人早已身首异处，遂将剑回入鞘中，走出林子，见他们骑来的马，早已四散走去，又见自己的花驴却立在前面，没有远离，天色已夜将下来，自思在此旷野，一时到那里去存身，忽想起方才借用午膳的那个人家，在后面不远，我何不到那里去歇息一下，再作计较，遂跨上花驴，向后面路上飞跑而去。不多时，早到了那个人家的门前，却见双扉紧闭，杳无声息。她便跳下花驴，上前叩门，只听里面有男子的声音问道：“外面是哪一个？夜间到此敲门。”玉琴道：“是我。”只听男人又问道：“你是谁？”接着又听他自言自语道：“在这个地方哪里来的女子，

真吃了豹子胆的。”玉琴又说道：“我是方才向你们借用午饭的过路客人，请你们开一开。”听那男子答应一声，果然就来开门，手中执着一个烛台，向玉琴照了一照，便道：“姑娘请进！”又代她牵了花驴，一同走入。那男子把花驴牵到后面天井中去，口里却喊道：“阿元娘快出来，有一位客人在此。”那妇人正在右边一间小小的房里，伴她的小儿同睡，听得声音，便出来见了玉琴，便道：“呀，原来就是姑娘，何事回来。那三位先生呢？莫非……”玉琴把头摇摇道：“我们真是不幸，遇见盗匪了，他们都被捉去，只有我一人脱险。”那男子从后边跑出来说道：“姑娘，你们遇见强盗么，前面乌龙山上的强寇，端的厉害非凡，方才我从田中回来的时候，听得阿元娘说起有四位客人，三位是先生，一位是姑娘，在此借用午饭，一同向前面去的，且蒙你们十分慷慨，赏赐银子，我就怪她为什么不告诉客人，前面有强匪的呢。她又说因为她瞧见你们都带武器，不象无能之辈，所以没有和你们说起的。”玉琴笑道：“不错，这也不能怪她。”男子便请玉琴坐地，又教他妻子到厨下去煮粥。玉琴便问男子姓名，男子道：“我姓裘，名唤天福，一向在此耕田过活，以前也时常到乌龙山去打柴的，后来山上有了强人，我就不敢去了。那山上的盗魁便是金刀穆雄，本是卫辉府二龙口的土豪，后来得罪了有司，闹翻脸，便到这山上落草为寇了。穆雄还不算厉害，惟有他的浑家母夜叉胜氏，善使一根十三节的连环钢鞭，非常了得，连穆雄也不是她的对手，可想她的本领高大了，你们遇见了他们，自然失利了。”玉琴微微笑道：“虽然失利，我却要去救出他们来的。”男子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说道：“不是我看轻你，谅你小小弱女子，怎

能到山上去冒这个重大的危险呢？不如报官再说罢。”玉琴笑道：“报官有什么效力，官厅若有剿匪能力，何至坐视盗匪猖獗如此。”天福点点头道：“姑娘说得不错，现在的官府畏盗如虎，尽向上司蒙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里顾到行旅的不便，地方上的为害呢？”说到这里，那妇人已端了一大碗小米粥和一碟咸雪里红前来，请玉琴吃粥，玉琴谢了，吃过粥后，对他们说道：“你们大概早要睡了，夜间的事你们不要管，我自会去自会来的。”天福又说道：“姑娘若是一定要去时，须记得上山正面的路是走不得的，非但山路峻险，而且有三重关隘，夜间都有埋伏，你一人前去蹈险，倘有不测，如何是好。我想不如从侧面右盘岭越过去，取道既近，危险反少，那边只有一座碉楼，比较容易走些。”玉琴道：“承蒙指教，可惜我不识路途。”天福又道：“姑娘向前走到乌龙山下时，不要向正面上山，可向右边一条斜上的山径走去，那边有一条小小溪涧，只要沿着溪涧行走，不到三四里，便到石盘岭，只要越过岭上的一座碉楼，下得右盘岭，地面便平坦。再向左边山路走上去，就到乌龙山上的中心了。”玉琴把天福的说话，一一记好，便道：“你们去安睡吧，不敢再惊动你们了。”天福倒也爽快，便和妇人回到房里去。

玉琴一个人盘膝坐着，闭目养神，约近二更时分，不敢耽搁，便飞身从屋上越出，施展飞行术，一口气跑到乌龙山下，记得天福的说话，看清方向，向右边一条斜上的山径走去，听得脚边淙淙的声音，如鸣琴筑，正有一条小涧，她便缘着小涧而上，不多时便到得石盘岭。月光很好，运用夜眼，瞧见林子那边正有一座高高的碉楼，再蹿过林子，已到

了碉楼之下，抬头见碉楼上插着许多刀枪旗帜，壁垒森严，隐隐有击柝之声，那碉楼筑在两个石壁中间，正当要道，没有别的路可以飞越。好玉琴毅然决然地不顾什么危险，飞身一跃，已到了碉楼上面，见距离十数步的地方，有两个小喽罗，正背对背地蹲着在地上打磕睡，玉琴也不去惊动他们，俯视里边也不见什么动静，她就连蹿带跳地越过了那座碉楼，可笑强寇们一些也没有觉得。山上的鹤鸟却在明月之夜，在谷中引吭而鸣，如老人笑一般，令人毛发悚然。玉琴壮着胆，跑下岭，从左边山路，飞跑而上，已到了乌龙山巅，停住脚步，向四下一瞧，见前面有一带高大的房屋，料想必是盗窟，走到屋边，跳上墙垣，见里面各处都有灯火，想盗寇还未睡眠，不知剑秋拘禁在那里，教她如何援救。越过了一重屋脊，听得里面一进的屋中欢笑之声，沸腾入耳，灯火明亮，她就轻轻走到那屋子侧面，伏在屋上暗处，向下观看，见正中是一间大殿，大殿中摆着酒席，有四个人向外坐着，中间的两个，一男一女，都在老年，男的鬓毛已斑，想是金刀穆雄，女的年纪比较穆雄稍轻，面貌丑陋，露出一口不齐整的黄牙，方作鸬鹚笑，大约就是母夜叉胜氏，左边坐着的一个少年，正是那个蒋刚。再向右面一看，见坐着一个女子，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飞天蜈蚣邓百霸的妻子穆玄瑛，以前在白牛山上被她漏网兔脱，不料现在此地，大约她就是金刀穆雄的女儿了，那么仇人相见，新仇宿冤，一齐发作，不知剑秋吉凶如何，心中却有些惶惑。只听蒋刚开口对穆雄说道：“我们弟兄二人，将这条计策去此诱他们，果然他们不知不觉的堕入彀中，可惜被那个女子逃走了，我虽然教我弟弟去追赶，但是此时还不回来，不知追到